

我的雪人妹妹

£

雪人靜靜地靠在我的胸膛上。

它沒有融化，而我也沒有。

雪一直改變妳的表情，諦聽著我的心跳，彷彿連心跳聲的腳趾頭都要凍僵了。

我的血液已經微微結冰，只要一移動身體裡就會發出「沙沙」的摩擦聲響，彷彿身體內含著一口沙漏，每一粒沙都像是一枚回憶的碎片，被切割成極小的微粒，渴望從肌膚鑽出。

我和雪人坐在月台上，不知道過了多久。雪花片片錯落，連耳廓上的積雪都漸漸深了。

「我們能逃到哪裡呢？」妳問，聲音因為冷空氣的擁抱而顯得空洞、蒼涼。

妳用逐漸失溫的嘴唇快速貼著我的臉頰，舌頭像是一支小刷子，軟綿綿的，熱呼呼的，嘴唇劃過的地方很快就結成薄薄的霜，許多蠅卵因此而難產。

「哥，我會死吧？」

「別說傻話了。」

靛綠色的，鏽紅色的，那些母蠅像是盤旋的小小黑洞，彷彿攜帶著妳眼影底下的悲傷，優美地飛舞，卻不發出聲響，像死寂般熟睡。

「火車來了嗎？」雪人又問。

我故作模樣眺望遠方，沒有回答。

我在心中直呼：永遠、永遠，火車永遠都不要來。

深吸一口氣，冷得白茫茫的，我彷彿一名瞎子，只能看見妳，只能聽聞妳的聲音。我想要將雪人載到一處安全的地方，沒人找得到，沒人能挖掘，一路踏著消失的舞蹈。

在回憶裡，妹妹的身體被摧殘成了什麼樣子？

記憶的本體是一座巨大的機械工廠，這座工廠的成品是你無法描述的夢境，一幕接著一幕，彷彿正在將真實的世界抽絲剝繭，你以為能夠這樣活在夢中，但前提是，你必須遺忘並存活於現實。

在雪人與我交織的夢中，她睜著黑亮亮的眸子，彷彿在問我：「我們一起回到過去，好嗎？」

£

我想小時候，妹妹和我玩著「誰先眨眼」的遊戲。

那是一種雙方互相注視，在不能觸碰身體的情況下，先眨眼睛的那一方就算輸了。

我們不能互相觸碰對方，但是卻可以不斷靠近彼此，像是一顆保險栓已經拉開，隨時會爆炸的手榴彈就夾在我們的肌膚中間。

我挪動著臀部，在床上迅速後退，伺機反擊，今晚，我不想要詐敗給妹妹，我們已經僵持了快到三分鐘，我想妹妹的極限快要到了，她最後用兩片手掌將眼睛遮起來，她不願意讓我看到她認輸的模樣，我想要安慰她，或者是撫摸她的頭髮，哄她入睡。

我們的年紀相差六歲，當她還不瞭解記憶是何物時，她就應該死去。

那時我還沒看到未來那殘酷的一幕，如果可以回到過去，我寧願戳瞎她的雙眼。

「哥，你看，你後面有鬼喔。」

妹妹故意設下一個陷阱，這六歲的小鬼挺狡猾的。

我沒有落入她的圈套，在床上迅速後退，挪動臀部，伺機反擊，今晚，我不想要詐敗給妹妹，我凝視著妹妹的雙眼，這對眸子宛如蘊著熾熱高溫，彷彿被火焰扎到也不會眨一下，她的鼻尖與我越來越靠近，我因為抵禦著想要擁抱妹妹的慾望，而出現了幻覺：這名女孩姣好的五官正從中間裂開，一條妖豔的舌頭像花蕊一樣綻放。

-----即將把我吞噬。

一秒鐘，又一秒鐘，再一秒鐘。

妹妹的毅力超乎我的想像，她緊縮著小嘴，快要把下唇都咬破了。

如果此刻凝結，我會刻意忽略眼前妹妹的面容，試著去解構那些組成她的細節，我從她的眉毛開始，像是一抹輕黛撫過晨曦籠罩的雲朵，我的手指彷彿隨著視線在她的肌膚上遊走，我的食指滑落到她的鼻尖，小巧的隆起，如一簇花苞，未開未謝，我想像它成熟時的模樣，我的中指下降到她的嘴唇，她的眼睛睜得挺挺的，像是兩口亮晶晶的小火山，足以摧毀任何事物。

那純真無瑕的眼神，像是一隻蜘蛛望著牠的獵物。我細數她的獠牙，如狼蛛抿著嘴淘氣地笑，自信而殘忍。

我必須盡全力抵抗它，我被它逼得無路可逃，妹妹的臉龐逐漸朝我靠近，伸長了脖子，掠到臉頰旁的鬢髮就像是蜘蛛開張的大顎；我隱約可以看到她新長出的門牙，那是她骨骸的一部份，也許就如她的指骨一般嬌弱，我想她的牙齒只適合用來親吻美好的事物，而不具有咀嚼的功用；她的舌頭是鑲著荊棘的彎月，彷彿地獄打造了一座黏液與琥珀的大門；這座地獄的小主人正逐漸向我靠近，她貼著我的鼻尖吐氣，一陣帶著唾液味道的腥風混著甜菊的芬芳，貼入我的鼻腔往下流淌；她的眼珠彷彿是琉璃雕刻而成，堅硬卻易碎-----但玻璃的存在不就是為了等待變成碎片，並且在這之前映照出世界看似虛像的真實。

「哥哥就要輸了。」妹妹陶醉又得意地說，倦怠、睥睨，她半眯著眼睛，用前足撐著匍匐襲向我。

我想，在這場遊戲中，我永遠都是輸家，妹妹的眼睛，就算我用一根針不斷逼近，當刺入角膜時，它不會眨一下，也不會流出一滴血。

我是如此確信著。

這一雙眼睛裡，藏著它本身所不瞭解的秘密，超越了生理上的痛覺，那是映照在妹妹眼中的「哥哥」的身影。

£

「妹妹，妳有想殺的人嗎？」

當我發現妹妹開始變得不愛上學，甚至是在國語課本上畫著可笑的人像躺在地上流血的畫面。我曾問過她這個問題。

我不知道自己為何會這麼大膽地詢問，哪怕她只是給我一個名字，不管是同學或是老師

也好，我都會想辦法去實現它。

彷彿我知道自己一生中一定會走上這條路，如果是爲了妹妹，心理可能會好受一些。

那時我十五歲，就讀於 K 市的國中，而妹妹則是國小，我每天會提早離開最後一堂課，騎著腳踏車到她的學校等她放學，並載她回家。

她說的話開始變少，大多數的時刻只是抱著我的腰，有時在嘴巴裡含著一隻水果棒棒糖。

每天送她去上學時，她揮著手跟我道別，我看著她的背景逐漸在學校的大門裡縮小，頭上戴著國小學生的小黃帽，卻與其它穿戴著同樣裝扮的同學顯得多麼不同，像是一枚星星閃耀於搖搖欲墜的宇宙。

「妹妹到底隱瞞了什麼事？」這個疑問是擋在我們中間的一道牆，必須被打破。

「妳有想要殺的人嗎？」

我又問妹妹自己，這次彷彿是說給自己聽。

但妹妹並沒有回答我，任何一個名字都沒有，是不是被人欺負了，我問，但她只是傻笑，反問我是不是在開玩笑。

她說如果我再追問下去，她就真的要生氣囉。

我們在一盞紅綠燈前保持了很久的沉默，一直到後方的行車喇叭將我驚醒。

其實，我對「殺人」這個行爲根本一點概念都沒有，印象中，只有在電影〈魔鬼終結者 2〉裡看到打不死的肌肉男主角瀟灑地騎著重型摩托車，持著一把槍橫行無阻。

可惜，我的身邊並沒有那種武器。

唯一可以幫助我的，是之前我透過班上的一些朋友，買到屬於自己的第一把刀子，那是給登山客使用的折疊刀，我將刀子藏在書包的隱密夾層裡，我用刀子在廁所的門板上刻字，我想靠著它來保護妹妹，我在心中倒數：由地球科學的課程中，我知道地球有一天會因爲太陽的熄滅而陷入永遠的黑暗……

那一日，會不會提早來到？

日常生活中彷彿充斥著微小的崩壞因子，但都被無知包裹成豔麗的糖衣，任何人都沒有想到現實的毀滅不僅可以冷不防地撲來，而且還有可能是源自於他的一雙手。

在我遇到雪人之前，在世界被雪淹沒之前，我彷彿預見了自我末日的成形。

沉浸在回憶之中，想像一個人，站立在月台的邊緣，彷彿找到落腳之處。

那次，我嘗試要帶妹妹搭著火車，前往遠方。

「哥，你要跳下去嗎？」

她問我有沒有想要結束自己的生命，鬆開了我的手。

妹妹的聲音冷得就像零度以下的冰，卻穿透我的胸口，彷彿拉住了我，在現實與夢境中，我們像是兩塊冰因爲逐漸溶化而融合，無法分出彼此。

£

我只希望雪人永遠不要融化。

如果覆蓋在她身上的雪融化了，她就會消失，我無法忍受這種後果。我想活著再看妹妹一眼。

我與雪人緊緊地依靠，坐在月台的長椅上。

不知道過了多久，一列舊式的蒸汽火車無聲無息地駛進月台，我們前方的鐵軌因為受到高熱金屬的摩擦而迸發出火星，濺灑出螢紅色的雪花。龐大的漆黑車身就像一匹黑馬，彷彿終身以地底深層的煤炭為食。妳感受到它所散發出的熱氣，頭顱般大的玻璃窗裡是霧茫茫的，卻伸出許多的人類手臂，隨著車廂的移動而搖擺，不時又如花朵墜落。

車門嘎然開啓，沒有人下車，卻有一群灰色的鳥嘩然飛出，挾帶著一陣腥紅的雨，灑在我和雪人的身上，留下數根黯淡的羽毛。

雪景中的月台裡並沒有其它人，四周空蕩蕩的，這輛火車彷彿會永遠地停留在此。

「哥，別耽誤了車內的人，讓我走吧。」

「我可以跟妳一起去嗎？」

別怕，我會保護妳的。

雪人緘默半晌。

彷彿又過了比永恆還要久一點的時間。

彷彿只要雪人輕輕頷首，現實的世界就會在瞬間被屠滅。

「我自己一個人就可以了。」

雪人的聲音流轉而凜冽，她一點一滴地在融化。

她發瘋似地冷靜。

「我還會回來。」

女孩的聲音透過層層雪花，藏著不安、驚恐，撇過頭，雪人希望你忘記她。

她走向車門，被煙霧覆蓋。火車無聲地啓動，粉紅色的煙從火車頭處的煙囪竄出，我將身體貼緊於車窗，往裡頭瞧，我不斷地流淚。

我想是寂寞讓我保持清醒，日復一日。

妹妹是我每晚留在腦海中的最後一個記憶，我距離她的夢境越來越近了-----我期許那是我永遠也無法抵達的地方。

£

我睜開眼睛，世界沒有消失。

高中的國文老師，推薦我去閱讀卡夫卡的著作〈變形記〉。

我對於一名人類能夠轉變為一隻甲蟲感到著迷，彷彿他作為人類的過程，乃源自甲蟲荒誕的夢魘。

我熱衷於尋找，讓自己的「真實」徹底甦醒的辦法。

我迷上手淫與酒精，試著用刀子劃開自己的肌膚，體驗著高潮與痛苦-----我企圖割下自己的影子，以為這樣自己就可以飛翔，永遠活在夢中。

我壓根兒並不想像其它同學一樣，走上升學的康莊大道。

毀滅這顆星球的災難又一次爽約了。

那年我十八歲，而妹妹十二歲。我擁有刀子已經三年了。

我忘不了十八歲的那次生日。

那夜，我幾乎綁架了我的妹妹。因為在我的心中，如果不這麼做的話，妹妹或者是我，其中一人就會死掉。

之前，我不斷思考是否要跨越那條線，我很清楚年滿十八歲在刑法上意味著什麼。

「妹妹，我們一起去殺人吧。」我想要輕鬆地這樣跟她說，也許我已經說出口了，甚至把我想要殺的對象告訴她。

我把藏在書包裡的刀子秀給她看，還有我手腕上的傷痕。

「會疼嗎？」妹妹用指腹撫摸那閃亮的疤。

「痛得不得了。」

但第二次就沒那麼疼了，可能是習慣它的存在。

「哥哥在說好奇怪的事，要是你再這樣的話，我就要跟爸爸說。」妹妹裝出一副「國小糾察隊」的模樣，隨著年紀增加，她已經不再是那名喜歡貼在哥哥身邊的小女孩了。

「我也可以替你保密，但你要幫我去借我上次跟你提的那一套漫畫喔，還有，哥，不要再傷害自己了。」妹妹故作老氣地說完，從我的手中奪過了刀子，用另外一隻手整理自己的頭髮，「明天就是你的生日吧？」

十八歲了？

「對啊，十八歲了，感覺一下子變得好老，順利的話，明年就是大學生了。」

哥會到很遠的地方去上大學嗎？

是不是，會離開這個家？

「這要看升學考試的結果才能決定，還是，妳希望我走？」

我正經地問。

我想，如果妹妹那時給了我一個肯定的答案，也許發生在我和妹妹身上的事情就會變得不一樣。

「這好複雜喔，為什麼一個問題只有『是』和『不是』兩個答案呢？」

妹妹迴避我的視線說。

她拉緊一束頭髮，刀子劃落。

女孩的眉頭皺了一下，疼。

「刀子還給你，這些頭髮……就給你當作生日禮物，這樣我就不用花錢去買了，還有，哥，你如果這麼想殺人的話，就先從我下手好了。」

她幽幽地說，勉強地微笑，刀尖在她的肌膚上顫抖著，幾絲黑髮垂掛在她的手臂上，彷彿在壓抑著極大的情緒-----這一幕，與她剛剛側身割下頭髮的模樣，腐蝕著我的記憶，是近乎永恆的神聖顯像。

我握住她的手腕，接住了刀子。

「今天晚上就睡在哥的房間好了，床鋪是我的喔，你只能睡在地板上。」

妹妹趁機輕拍一下我的頭，凝視我幾秒鐘，她的眼睛彷彿在說話，但是我卻選擇摀住耳朵。

她以彈跳的方式「大」字形躺在我的床上。

「把燈關掉，不然我要數的羊就不會出現。」

妹妹從床上找到一頂「大野狼」造型的頭罩，蓋住自己的臉。

我在地板上鋪了一件被子，熄燈，看著不斷閃爍的霓虹燈泡，照得妹妹的身影更模糊，

一下是血色，一下是灰白，一下子又是深邃璀璨的紅黃藍綠。

好想要逃避。不知道哪一天，自己將會離開這個家，而妹妹也會將一切忘記。

好想、好想、好想找到讓世界在下一秒鐘就毀滅的辦法。

望著自己逐漸麻痺的身軀，你感覺自己正在變成一隻巨大的蟲子。

£

我看著火車逐漸遠去。

卻彷彿越來越近。

我飛快地奔跑，兩條腿彷彿著火似地。

我拉住了火車的車門，躍上，一股力量將我吸入。

我偷偷地跟在妳的身後。

當妳踏入車門時，妳身上的雪就快速地昇華，妳穿著自己最喜歡的一套小熊服裝，身後掛著妳上學用的小書包，妳已經不再是一名雪人了。

妳不知道這輛火車是前往何處，但是妳感覺到火車已經開始移動。

妳急忙想要回頭，但是車門已經死死地關上。

妳清楚地看到外頭的月台，雪景彷彿燭蠟融化，由潔白轉為枯黃色，空空蕩蕩的景物在一瞬間老去，最後在妳的眼角化為一道輕霧。

妳流出眼淚，靜靜地站立在車門的窗戶邊。

窗外是妳所居住的城市街景，只是一切建築物都如流沙消逝。

只過了一小段時間，但妳卻覺得好像過完了一輩子。

擦拭臉頰，幾絲鮮紅色的液體，溫暖了手心。

眼淚不知覺停止了。

熟悉的液體安撫了妳的恐懼，妳並沒有發現我。

這輛火車是通往一處充滿奇蹟的城市嗎？

但是奇蹟一直沒有出現，火車也沒有停止。

£

那夜，夢境與現實結合。

即將跨越十八歲的那一條線，我已經快要不受〈少年保護法〉的保護。

我要妹妹閉上雙眼，牽著她的手，走進了我替她安排的那場雪景。

而在她的心中，這說不定只是一場替哥哥慶生的遊戲。

「會危險嗎？」妹妹有點不安地問，身軀因為寒冷而顫抖。

她沒有注意到自己肩頭上的積雪，她也沒有看到眼前世界變成一片潔白的景象。

我緊緊地靠著她，給予她溫暖，「再過幾分鐘就是午夜了，我們一起逃亡吧。」

「哥哥又在胡說八道了，愛幻想，哼。」妹妹有點生氣地甩開我的手，但是她仍舊沒有

睜開眼睛。

「乖，要聽哥哥的話，不管發生什麼事，哥哥都會保護妳的。」

我凝視著鏡子中的自己，彷彿變成透明，我的聲音穿過了好狹窄的聲帶，高亢而細薄。妹妹的身軀擋住了世界，一切都被隔絕在外，只差跨過這一步。

妹妹說她想要回房間了，這裡好熱。

「勇敢一點，不是答應要幫哥哥慶生的嗎？還沒到午夜十二點，哥哥的生日也還沒到，妳看自己的手錶，我記得它是夜光的。」

微微地，靈魂似的光，像一顆張亮的眼珠，我清楚地望著她，她的血液，在我記憶裡是藍色的，是一種無法被任何感情束縛的灰藍色。

妹妹眯起眼睛，輕輕地躺在雪地上；但現實中，她也許只是躺在我的床上，想要睜開眼睛，卻被我的手掌蓋住視線。

「不能偷看，等一下要給妳一個驚喜。」我回頭望了一下，確保房間內沒有其它人。

妹妹驚呼，好可怕，她看到一名頭戴「大野狼」面具的人類，她想像自己就要被怪獸吃掉了，她裝作忘記面具底下的人，她大口地呼吸。房間裡閃爍的霓虹燈逐漸模糊，妹妹跨坐在我的脊椎上，我彷彿可以觸摸到她的內臟，妹妹的體內是一座黏液與水晶的叢林，她的身軀有如美麗的羽毛散落，她的齒痕在我的肉裡透出微光。

「如果肚子餓了，我就要把哥的心臟給吃掉。」妹妹朝我的肩膀咬了一口，「我們去流浪吧。」她任性地說，挺起胸膛，一對乳房柔軟的線條像是懸掛在半空中的鈴鐺，「哥，不用害怕，我會保護妳的，直到妳離開家的那一天。」她的頭扭曲到一個傾斜的角度說。

我準備將她埋在雪地中了嗎？

當我將刀子靠近她上衣露出的肌膚，那雙側鎖骨之間的凹陷處，她開始用孩子般的尖銳聲調開始唱起生日快樂歌。她的呼吸卻彷彿可以穿透雪層，她的歌聲凍到我的骨頭裡，我的眼珠因為灼燒而變得焦黑，我和妹妹相擁在一起的身軀是黯淡的混沌。

她的身軀已經被一層薄薄的雪覆蓋，不知何時，時針早就劃過了十二點，

「生日快樂。」那名野狼怪物自言自語地說，吹熄了蠟燭，沒有許下任何願望。

歌聲仍然沒有停止。

潔白的雪已經將她全部掩埋了，只剩下一束漆黑的頭髮，在風中如燭火搖擺不定，這段柔軟的火焰彷彿可以融化整座雪季，而這是我和妹妹最後的連結，唯一可以讓我甦醒的禁果。

£

融化的夢境宛若殘酷的天真，天亮了。

妹妹已經不在我的身邊。

當我躺在同樣的床鋪上時，當我閉上眼睛，妹妹額頭的溫度，仍灼燒著我的頸項。

人類的思念是一種很溫柔的凌虐，我已經樂在其中了。

但記憶本身並沒有目的，沒有實體，就像流連於世界的鬼魂，失去了軀殼，卻獨自清醒，沒有察覺到已經與世界脫離。

妹妹消失之後，我拿墨汁將她的房間漆著黑色。

從牆壁到床單，書櫃上的書本，包括小狗小貓等等的玩偶，無一倖免。

但是不管我再怎麼塗抹那扇窗戶，陽光還是由層層漆黑之間的微小縫隙滲透進來，偶爾還散射出七彩的碧麗光譜，像是一群漫舞的蝴蝶，在通過漆黑之闇時已經被撕裂，以碎片的形式，拍打著翅膀來到我的身邊。

爸爸有時會讓家裡的大門整夜開啓，他說如果妹妹找到回家的路，一定沒有帶家門的鑰匙；他有時就在客廳裡，坐著看電視，不發一語，直到熟睡。

他辭掉大樓警衛的工作，轉行去開計程車。在每天上班時，載著陌生的乘客，在城市的街道上尋找那熟悉的身影。他想妹妹還活著，正躲藏在地圖上的某一格小方框內。

他沒有問過我：有關書包裡的刀子，還有手腕上的割痕。

他有時彷彿看不見我，因為他不想再失去我，也因為害怕。

呼吸，記憶，變得渾渾噩噩，我試著催眠自己，躺在黑壓壓的床上，我的身軀彷彿流出了黑色的血液，味道像是燃燒過的煤灰。

帶著懲罰的意味，我閉著眼睛完成升學考卷的選擇題。

接到不理想的成績單，我並沒有去上大學，而是直接找了一份維修電腦的工作。

我負責維修「網咖」裡的電腦，並且認識了一名女孩與一名女殺手。

在工作穩定之後，我搬離了原本的家，獨自生活，可以說是突然離家出走。

我冷漠地撫摸這些被玩到壞掉的人工記憶。

當我剖開它們的身軀時，我看到它們錯綜的血管，金屬打造的心臟，彷彿一座觸手可及的微觀宇宙。

我拆下仍有用處的器官，寫完維修報表，彷彿一張張驗傷單。

我想要知道這台電腦在死前做過哪些事？遇過哪些人？但是我想沒人會在乎這些。

沒人知道，世上是否存在一處地方，詳細記載了所有發生的事……

我只能在自己身上留下傷口，彷彿一隻蜘蛛，在自我的肌膚上結網：而那是一張永遠都完成不了的網，唯一的獵物是我抹除不了的記憶。

手腕上的傷痕，緩慢地浮現，當我想要殺人時，雙側的手腕就會沁出血，我必須要用衛生紙緊緊壓住，深呼吸，甚至是用原子筆刺入自己的手掌，才能阻止那慾望。

我仍隨身帶著那把刀子，有時，我以為自己就要被開腸破肚了。

£

「大哥，你有沒有想要殺的人？」一名小女孩睜著大眼睛問我，她是一名愛逃家的國中生，經常在網咖出沒。

「我認識一名殺手喔，她是一名大姊姊，她很厲害，能夠殺死任何東西，而我有時會在她家過夜。」

我認真思考她的話，看著女孩繼續持著重型武器，操作著射擊遊戲。

我彷彿有了隨時能夠將自己置於死地的勇氣。

過了幾天，我透過這名「射擊女孩」，跟殺手「T」約在西餐店見面。

但是女殺手並沒有現身，而女孩在一旁大啖龍蝦套餐，一邊玩著手機。

用完餐之後，射擊女孩跟我說：「T 說正在遠處觀察你，她覺得你可以信任，但是在委託任務之前，你必須先繳一份保證金。」

我並沒有再相信她的話，我只是將自己的聯絡方式還有「想要殺的人」裝在一只信封內，交給女孩。

裡頭簡單了描述獵物的出沒地，以及希望施予的死法，並且附錄了一段小故事。我想女孩如果看到裡頭的內容，一定會嚇一跳，說不定還會去報警。抱著「隨時都會被殺掉」的念頭，我處於瀕臨毀滅的適當濃度之中。我在給殺手 T 的信中寫了那名男人對我做的事，以及我給予彼此最殘忍的報復。我提及了過往的一幕：

「哥，如果以後沒有人敢娶我，我就嫁給你好不好？」妹妹曾經這麼問我。

「好，哥哥答應妳，但妳要跟我一起離開這個家。」

「傻瓜，哥，『你』不也是女孩子嗎？」

妹妹躺在我的胸膛上問，髮梢輕輕跳過我的乳房，陽光灑落在緊貼的肌膚上，我們保護著彼此，相擁，用書桌擋住房間的門，微弱的幸福感溫暖了兩人的心跳，要更緊密的話，也許就必須將胸膛剖開。

「哥以後會嫁給爸爸嗎？」她還是以開玩笑的口吻問。

我沒有回答，輕輕地說：「為什麼這樣問呢？」

「哥想過有一天要生孩子嗎？」妹妹用枕頭將臉蓋住，繼續問我。

她的四肢纖弱，白蠟色的連身睡衣有如一對悲傷的翅膀。

我看著她，彼此保持沉默，然後提醒上學的鬧鐘響起，她從床上跳起來，好像一下子跑了很遠，最後大聲問：「哥會恨我嗎？」

我停止了呼吸，在一瞬間，迷失在記憶的拼圖之中：我希望看到妹妹能夠平安長大，只要再撐幾年就好了。

「如果世界末日到了，我們就永遠在一起。」我想要對妹妹這樣說，但是我看著她的眼睛，無法描述，這對眸子是更絕然荒蕪的熔爐，是超越感官功能的另外一種型態，她正描繪著自己的童年，彷彿她在我的記憶中不是一名女孩子，我也不是她的哥哥，而是以其它的身份出現。

那瞬間，我想她說不定可以看到未來，如她未能完成的願望，例如參加我的婚禮、葬禮。例如世界毀滅。就僅存我們兩個，這一對姊妹，相信一定會有奇蹟讓人類免於滅亡，而最終只有雪人能夠告訴我答案。

£

彷彿行駛了一輩子，通往彼岸的火車終於也被雪淹沒。

我們並沒有逃出去，這個世界不知道是誰的夢境，而妳已經消失了。

時間停留在黃昏，雪人的臉頰染上沉睡的酒黃，她的頭被放在與我相對的座位上，而無首的結冰身軀則在旁邊。

那是一個微笑的臉龐，眼睛和嘴巴的線條是鮮紅的，凝視著窗外。
一直到黑夜來臨。

記憶裡的一切都是漆黑的，只有雪人在發亮。

「哥，許願吧，今天是妳的生日。」

雪人無情地說著，在她的夢境裡，我不管許下什麼願望都會達成。

我悄悄地對著雪人發亮的眼睛，說了一些話。

突然，那具沒有頭顱的雪之身軀產生了變化，一條又一條的光痕從胸膛中央發散，像是無數新生的血管，如鞘翅目昆蟲隱藏在甲殼底下，那羽翹上的繁複花紋，彷彿一道彩虹的漩渦，於她緊密的陰部交叉，聚集成一雙鑲滿火焰的彎月-----那是瘋狂與幻覺的泉眼，一處足以扭碎時間的輪迴蟲洞。

雪層碎裂成爲一束又一束蔓生的絲線，凝聚成女人的實體；她的聲音不再冰冷，而是充滿女性的魅力。

「我的名字叫作『T』，是來殺妳的人。」她輕咬著嘴唇上的銀環說。

她的身上穿著粉白色的緊身衣，手上提著一口行李箱，臉上戴著淺紅色的墨鏡，一頭短髮，是染成紫色的。

她站立在車廂的走道上，而整列火車彷彿被許多霓虹小燈泡纏繞著，寧靜地一明一滅。

四周突然點燃了蠟燭，燭火是冰冷的，卻紅得跟血一樣，彷彿與我的體液正在進行著一場交易，兩者都在燃燒，都在融化，都滴注到我的胸膛上。

「死亡只是對生命最偉大的模仿，而折磨，只是中間粗糙的練習。」T 在我的耳邊說，她要我放輕鬆，她一邊用潔白如雪的絲線將我的四肢束縛，我像是一架破碎的老鋼琴，以顫抖的絲線，努力拼湊著音樂。

我的力量逐漸消失，我聽說蜘蛛絲帶有輕微的麻醉作用，那些美麗的蝴蝶很快就會放棄掙扎，安靜地接受一場手術：牠們的體液會被抽乾，剩下一具皮囊，卻還活著，意識將逐漸清醒，以另外一種形式存於世上-----T 是想要將我變成另外一尊雪人嗎？

「妹妹被我留在火車上，但是我不知道她會在這裡下站。」

「不管妳怎麼折磨我，妳也殺不死任何記憶。」

「重溫任何一小段的記憶，遠比編織一生的夢境還要真實。」

「更讓人感到噁心，彷彿嘴裡嚼著腐蟲，卻不能將它吞下去。」

我試著保持清醒，我想抵抗，我不敢正眼凝視在一旁觀看這一切的雪人頭顱。我知道 T 爲何而來，也知道自已無處可逃，「我會死在這裡嗎？」我彷彿透過手腕上的傷痕問。

「這一次，算我免費服務。」T 打開紅色的行李箱，裡頭裝著許多醫療用的手術工具。「從這裡打開。」她指著我雙乳之間的凹陷，用力戳了一下。

雪人的頭緩慢地移向我，我聽到妹妹的聲音說：「如果我可以變得很小很小，在這裡切開一條縫，就可以將自己塞進妳的身體裡。」

我看著妹妹的頭從雪中緩緩浮現，我驚恐，但我的嘴巴已經被一條潔白的絲巾塞住，T 半跪在我的雙腿之間，取出一把削骨的鋸刀，在記憶中，那就是一直存放在我身邊的刀子。

T 拿著我的刀子，沒有猶豫地劃下。她這一刀已經穿透我的所有，由頸部到生殖器藏匿的地方，將我剖開。

我看到四周的景物正在被腐蝕，射擊女孩曾偷偷告訴過我，我的身軀就是殺手 T 所要收

取的費用。

她說會讓我活著，並且替我完成任務，她讓我的記憶因為痛苦而蛻變重生。

T 用特有的方法凌遲著我的記憶與夢境，不時從傷口中濺灑出一串又一串的血霧，我的痛苦像是我的另外一具軀體，彷彿 T 只是在執行我的潛意識，那名渴望傷害自己的女人現在終於獲得自由，承擔著所有的悲傷，讓忘卻的記憶在夢中逐漸顯影。

T 將雪人的頭放到我的腹部，然後拿針線縫起，就像小紅帽剪破大野狼的肚子，並裝滿石頭，而不直接殺死牠。

大野狼因為飢渴，於飲水時墜落到井中。

我和妹妹彷彿相擁在一塊，同她汲取著瘋得無比冷靜的溫暖。

雪人的頭正在我的身軀裡融化，她灼傷著我的子宮，以象徵著生命的熾焰，吞嚥了整片雪景。

雪人已經不再是我妹妹了，她努力吮著，帶著新生兒的貪婪，而載著我們的火車，將前往另外一個還沒崩毀的世界。

在那裡，雪人、殺手 T，還有這列通往彼岸的火車，這些應該都不是真的。

我凝視著窗外白霧似的空景。

世界緩緩浮現，像是一株植物從我的體表長出，痛楚也消失了，我的身上沒有任何的傷口，因為「記憶」已經被 T 殺死了。

£

「也許一切都是假的。」

妹妹在她結婚的那天跟我說。

「有時候我覺得自己已經靈魂離體，只是自己不曉得。」

「好像死過一遍，再次重組，已經是另外一個人。」

「妳以前也是這樣嗎？母親。」

這名幸福的女人笑著問我。

我點點頭，已無所謂，也許我們都曾經有想要殺死的人，也許世界曾經毀滅過一次，但最終，這一切都遺留在一位女孩冰冷而雪白的夢境中，等到某一天雪人將我帶走。